

· 中医英译 ·

翻译操纵论视角下《中华帝国全志》中
《王叔和脉诀》的译介研究

曹雨薇 王茜亚 温馨儿 赵 霞

《中华帝国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成书于 1735 年,是法国传教士杜赫德根据在华传教士寄回法国的书信编纂而成,是一部全面详实地介绍中国地理、历史、文化、医学等方面的汉学巨著。而《王叔和脉诀》(以下简称《脉诀》)是其译介的中医药典籍之一。《全志》是在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下由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主动译入欧洲大陆。当前在中医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中学”又一次踏上了“西渐”之路。同属于中学西渐的传教士翻译行为能否为今日中医药传播提供借鉴,又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是本研究欲探究的问题。由于《全志》“英文版基本保持了原版的翻译策略”^[1],因此本研究基于翻译操纵论对英译本《脉诀》进行研究。

1 翻译操纵论

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指出:“所有翻译都是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2]。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认为“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权也一定会取己所需,对文本进行改写”^[3]。传教士翻译的目的有两点:宏观上是为了在礼仪之争中通过《全志》获取更多的支持者,为自己的教会争取有关中国问题的话语权,以便其可以继续在华传教;微观上是通过《脉诀》等典籍的译介让“中国人自己说话”^[4],使译本具有专业性,获取受众支持,以此实现宏观目的。基于此,《全志》在编选、翻译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宗教、译者、读者等多方面影响,对文本进行以目的为导向的改写。勒菲弗尔将这些制约因素归结为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三点。本研究将依据翻译操纵论,结合《全志》的译介目的,探讨在三

因素影响下《脉诀》是如何译介,从而获得受众支持,实现译介目的。

2 翻译操纵论下《全志》中《脉诀》的译介研究

2.1 赞助人对译介的影响 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是宗教集团或个人势力,对翻译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5]。《脉诀》的译介依托于《全志》,要想达成译介目的,需要迎合赞助人的阅读心理以获得支持。《全志》的赞助人是影响其成书和最终效果的教廷、王家科学院和读者,同时也是译介受众。

教廷作为礼仪之争的决策方,在其影响下,耶稣会要客观阐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翻译中国典籍,让“中国人自己说话”^[4],同时也要通过增加译本专业性,以保证耶稣会对中国问题的独家话语权,继而影响 1735 年底召开的教廷特别委员会。

王家科学院作为学界的代表,对《脉诀》的选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学界在传教士入华之初就提出了考察中国的清单,其中包括“中国人的号脉方法”^[4]。《全志》为了在礼仪之争中获得社会上层学界的支持,进而依靠学界的态度影响大众的判断^[6],在选材上对科学院学者们的问题进行了覆盖。

读者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读者是皇室和普通大众。皇室的支持,可以满足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日常周转。而获得大众的口碑,可让耶稣会在礼仪之争中占据舆论的优势地位^[6],因而皇室和大众也包括在赞助人体系内。而广义的读者则包括了皇室和普通大众在内的整个赞助人体系。

受控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制约着形式与主题的选择和发展”^[5]。因此译者为了获得受众支持,需要主动操控译本的形式和主题,从诗学和内容层面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和感受。

2.2 意识形态对译介的影响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7]。受众,尤其是教廷的阅读需求控制着内容的呈现,译本也要从原文的解读上

基金项目:2019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No. 19YYB006)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29)

通讯作者:赵 霞, Tel: 010-64286979, E-mail: 2975217726@

qq.com

DOI: 10. 7661/j. cjim. 20220614.080

体现专业性。

2.2.1 底本考据 底本指译者在译介时所参考的中文原典。《全志》中提到“所有中国人都认为这部论脉的作者是晋朝的王叔和”^[8]，但邱功根据译文内容认为译作的“原型应为托名王叔和的六朝高阳生所作的《王叔和脉诀》”^[9]。

历代医家对《脉诀》中的提法看法不一，“以戴起宗的《脉诀刊误》批驳最详”^[10]。译本中也能见到勘误的痕迹，如：

例 1. 原文：心脉孔阳气作声^[11]。

译文：When the pulse of the heart is Kong, like a hole in a flute, there is a loss of blood.^[8]

刊误本将“气作声”作“失血荣”^[11]，而“loss of blood”也与刊误本内容一致。类似的痕迹还有“三至为迟一二败”^[11]，刊误本作“一息一至着床害”^[11]，译本作“If in the space of one respiration the pulse beats but once, the distemper is then come to a great height, and dangerous”^[8]，均与刊误本一致。译本除了通过底本考据呈现译介内容的专业性，在具体内容的阐释上也做了专业的解读。由于译者并非专业的翻译人士，且译本成书较早，因此译文中存在一些语言上的错误，例如此处 come 为不及物动词，不能用被动语态。但本研究重点在于从译文内容和形式出发分析译介策略，因此不直接涉及对译文质量的价值判断。

2.2.2 内容阐释 《脉诀》的文字虽通俗易懂，但对于当时不了解中医学的西方人群来说，若进一步补充和解释则很难理解其内涵。因此译者从术语、句意和语篇三方面对原文内容进行了阐释。

2.2.2.1 术语 原文对许多中医学术语并未给出具体解释，加之原文和译文受众存在中医医疗背景差，因此阐释专门术语就显得尤为必要。

例 2. 原文：积因肥气得^[11]。

译文：The distemper, called Fey Ki, proceeds from an obstruction of the Liver.

Commentary: This tumour usually happens in the spring; and has its rise in the Lungs; but the Liver not being able to get rid of the vitiated humour that it receives, is swelled up; whence often proceeds a troublesome cough, and a quartan ague of long continuance.^[8]

“肥气”，古病名，即肝积^[12]，文内音译为 Fey Ki，原文并未对该疾病做进一步的介绍，译本则在文后评论中从发病和转归等情况给出了更具体的阐释。

又如中医学术语“命门”，译本采用意译、音译和直译译做“the right kidney, Ming-men, the gate of life”，同时在文后注释对其做进一步的解释：“Notes: The Chinese physicians commonly suppose, and often say, that the right kidney is the seminal reservoir, and that this is the reason of its being called the gate of life”^[8]，（末句 its 应为 it）避免受众望文生义造成误解。

受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在翻译时注重译本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原文中的术语多采用文内音译或直译加文后注释的深度翻译法。音译让原文“自己说话”，突显译本的可靠性；直译让译本具有可读性，为专业性的解读做铺垫；文后注释的补充也避免了陌生感和误解的产生，三者的结合共同增加了译本的专业性。

2.2.2.2 句意 《脉诀》以言简意赅的文言歌诀形式呈现，导致受众在阅读过程中有许多需要自行扩充的地方。因此译者在译本中除了解读术语，也对内涵缺失的句子进行补充。

例如“若能速灸脐轮下”^[11]中并未对脐轮下做准确的定位，而译者以受众接受度为标，采取增译法“In this dangerous extremity the best way is to give speedy assistance to the natural Heat three inches below the navel”^[8]，以“three...navel”补充缺失的涵义。

译本中还多次引用中国医者的言论补充原文内容，增加专业性。例如“欲愈之病目眦黄”^[11]，译作“If the patient has the inner corner of the eyes yellow, it is a good sign, (which means) he commonly recovers; the Stomach is good, says a comment”^[8]。“两眦属心...色黄，火能生土，胃气将行其病，故知欲愈”^[13]，可见此处 stomach 指胃气，表达出该句隐含胃气复生的良好状态，并以斜体突出告知读者前文为引文。因此，在补充句子内涵，增加译本信息量和学术价值上，除了使用增译法，也有“添加评注...的深度翻译法”^[14]。

2.2.2.3 语篇 从语篇的角度看，译者对原文解读的专业性体现在文内互文性上。互文性“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字面上或者意义上”^[15]。连科认为“存在于文本之内的互文关系称为内互文性，当符号由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两个文本之间便形成一种参照呼应的互文关系”^[16]。

译本第一与第三部分中均有对三部、九候的介绍，第三部分从字面和意义上再创造了前文内容，例如三部 three Places（前后一致），九候 as three

times three makes nine, they are in the text called hew (第一部分), nin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第三部分)^[8], 重构的译文与前文形成文内互文, 提示前文内容, 为读者理解后文做铺垫。

除了前后呼应的互文形式, 译本中的小标题也是文内互文的一部分。

浮脉篇的原文包括浮脉的脉象特征及适应症, 用序号做标题。但译者为了让受众更好的理解原文, 根据内容对译文添加小标题 “Of the pulse called few, superficial or swimming, and its different indications”^[8], 使其与正文形成文内互文。

“互文关系对文本的理解有巨大影响”^[15]。译者通过重构内容和增添小标题的改写策略, 对已有译文进行概述和总结, 不仅能降低受众对原文内容理解的难度, 还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专业解读。

在赞助人意识形态影响下, 译者在底本选择上参考刊误本对原文内容勘误, 并通过音译加直译、深度翻译、增译、改写等翻译方法从词、句、篇对原文进行专业解读, 从内容层面满足受众阅读需求。

2.3 诗学对译介的影响 “诗学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 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5]。受众的阅读感受从译本的逻辑层面控制着诗学层面的呈现, 影响译本的编排和行文逻辑。

2.3.1 译本编排 译本分为三部分, 其内容并非对原本的移植, 而是根据《全志》的编排原则和受众的阅读感受进行的逻辑重组。

《全志》的前言中提到 “在对中国进行一般介绍后 ... 我将分篇逐一介绍这些内容”^[17], 可见《全志》的编排原则采取总分的形式。而《全志》中《脉诀》译本的编排也遵循相同的原则。第一部分是诊脉入式、七表八里九道脉及各类脉象的简要概述, 第二、三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的扩充。例如 “七表脉” 的译介, 第一部分对每一脉象用一句话做简要介绍, 如洪脉 “Hong is when the pulse rises the highest, and beats strong.”^[8], 而第二部分则对每一脉象内容进行了扩充, 如洪脉:

译文: Of Hong, the overflowing pulse, and its Indications.

(1) It is always found to be very sensible though pressed ever so hard, but more so when gently touched. (2) When this pulse is found at the three usual places of each arm, there is a superficial heat and pain throughout the body, dryness of the large intestines, costiveness, thirst.

(3) If this pulse is predominant in summer, it indicates excess of heat, but not dangerous, it will (be) cool of itself; but if in the middle of autumn, or winter, the distemper requires a remedy; the patient ought immediately to sweat, then, taking a laxative medicine, the excess of heat will cease. (4) If this pulse is only at the wrists, the excess of heat is in the upper parts, from the head to the breast. (5) If it is only at the joints, the stomach is overloaded, and a nausea and vomiting ensue. (6) If it is only at the extremity of the cubitus, the heat is in the small intestines, which is communicated to the Kidneys; the urine is sharp and reddish, and there is an obtuse pain in the legs.^[8]

从内容可知, 补充了洪脉的季节性疗法和反映在三部正常及异常情况的适应症。《全志》中《脉诀》的译介通过改写译本的编排逻辑, 使其与《全志》保持一致, 避免了受众阅读逻辑的混乱。除了译本的编排逻辑, 行文逻辑也进行了以读者为导向的改写。

2.3.2 行文 中国古文重意合, 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自己去体会, 而英文重形合, 注重用句法, 词汇实现句内衔接。为了让受众有良好的阅读体验, 译本将隐含在句段之间的逻辑关系显化, 对微观的行文逻辑进行改写。

例 3. 原文: 十五一止一年殒, 以下有止看暴病——《诊杂病生死候歌》^[11]。

两动一止或三四——《诊暴病歌》^[11]。

译文: If it stops sooner than this, it is still worse, and a sign of imminent danger.

But this last case, how dangerous soever, has its degrees: For instance, if the pulse stops after two beats, the patient commonly dies in three or four days.^[8] (译例存在语义不清, 试改为 “if ..., and show a sign of imminent danger.”)

《脉诀》中《诊杂病生死候歌》和《诊暴病歌》在篇章和内容上连续且相互承接, 用 “以下” 一句做衔接。译文则省译了标题, 通过 last case, dangerous 与上段呼应, 其次用 “has its degrees: for instance” 引出下段内容, 列举《诊暴病歌》中不同的严重程度, 显化了原文在程度上的递进关系, 文内互文也使译文衔接度较原文更强, 更贴合目的语文本诗学规范, 考虑了受众阅读感受。

又如浮脉的脉象特征为 “指下寻之不足, 举之有余”^[11], 意为重按稍减, 轻取可得, 而这中间暗含了

一种转折关系,因此译文中添加了“on the contrary”这样的转折进行衔接:“The superficial pulse is that which pressed hard by the finger is not felt at all, or but very little, and which, on the contrary, is very sensible when gently pressed”^[8]。(译例存在语言错误,试改为“The superficial pulse is the one when pressed hard by the finger, it is not felt at all, or very little...”)

《全志》中《脉诀》的译介在追求译本内容专业的前提下,也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对译本内容的编排和行文逻辑进行了本地化的改写。由此可见,受制于意识形态操控下的诗学因素也影响着译本的各个方面。

3 结论

《全志》中《脉诀》的译介由传教士以受众的阅读需求和感受为导向选取底本并在其意识形态影响下在译介内容和诗学等层面进行改写。译本采取了音译加直译、深度翻译、增译、改写等翻译方法解读原文。但从译介目的看,除了为保留术语层面中国语言特色为目的而使用的音译与直译结合的异化策略外,其余都是为了获得受众支持而使用的以目的语为导向的归化策略。译本在内容编排和行文逻辑上做出的改写,也是以受众阅读感受为导向的归化策略。有鉴于此,其译介整体上采取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改写策略,是特殊历史语境下实现特定目标的产物。而同处于“中学西渐”的今天,其译介策略也可为今日的中国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礼仪之争中,《全志》中《脉诀》的译介在中学西渐道路上受到了来自当时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对译介内容从原文解读到译本逻辑性的呈现做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改写,并获得了良好反响。廖七一教授认为“传教士的翻译不论是失败的教训还是成功的经验都有借鉴的价值”^[18]。而其成功的译介策略也可为今天中医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借鉴的同时也要做符合“时空迁移和历史语境”^[18]的“改写”,丰富今日中学西渐之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赵霞.《中华帝国全志》中医药典籍译介策略及其社会历史语境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0,40(6):750-753.
- [2] Theo H.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 London&Sydney: Croom Helm, 1985: 11.
- [3] 谭载喜主编.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42.
- [4] 蓝莉著.许明龙译:《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64-175.
- [5]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5-26.
- [6] 张明明主编.《中华帝国全志》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 45-204.
- [7] 杨柳.论原作之隐形[J].中国翻译,2001,22(2): 47-51.
- [8]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M]. London: T. Gardner for Edward Cave, 1738: 184-206.
- [9] 邱功.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1.
- [10]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中医古籍珍本集成.诊断卷·脉诀刊误集解[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4-8.
- [11] 元·戴起宗撰.脉诀刊误集解[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13-108.
- [12] 李经纬,余瀛鳌,欧永欣等主编.中医大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1091.
- [13] 清·陈梦雷原辑;(清)蒋廷锡重辑;严道南,姚玉婷,吴昌国等校注.外诊法·诊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62.
- [14] Appiah K. Thick translation [J]. Post-Colonial Discourse: A Special Issue, 1993: 808-819.
- [15] 姜怡.基于文本互文性分析计算的典籍翻译研究[D].辽宁:大连理工大学,2010.
- [16] Lemke JL. Ideologie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notion of register.[C]. In Benson and W Greaves. In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A]. Norwood: Ablex Pub Corp, 1985: 175-194.
- [17] 刘雪红,杜赫德,杨保筠.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编撰缘由和原则[J].国际汉学,2015,23(3): 77-91.
- [18] 彭红艳.翻译研究的哲学思考、研究范式与批评话语——廖七一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2020,41(1): 103-110.

(收稿: 2021-11-21 在线: 2022-08-24)

责任编辑: 汤 静